



錦繡萬花谷卷之二十八

佛祖

初且達摩

達摩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正法眼藏

曰當往震旦設大法樂師遂泛重溟武帝詔

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梁武帝詔

至金陵問曰朕造此寺寫經不可勝紀如何功

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于高

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魏氏止于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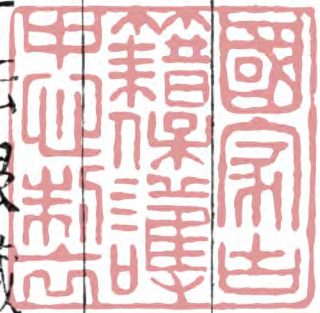
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測時魏氏律師

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鋒起法有害心

遂不復究端坐而逝出傳燈錄

達摩既逝葬於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

域遇師於葱嶺頭手携隻履西歸翩翩獨逝



雲復命具奏其事魏帝命啓曠惟空棺隻履
存焉出同上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

授慧可曰昔汝內傳心印以契澄心外傳

至我我今付汝汝受此衣不用以表明其法無礙

來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

成慧可即二祖出情上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今一見更不道用師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大本空五陰非有而師曰汝得

得吾肉道育曰師曰汝得吾髓出同上

拜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髓出同上

梁武帝集僧傳大士嵩頭陀在焉頭陀謂大

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前發誓今兜率宮中

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大士笑及嵩頭陀入滅

即達磨也出同上

慧可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

何滯此耶翊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人空中

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頂其骨如五

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
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
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如此我又何
人遲明積雪過膝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
羣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于前師知是法
告之曰昔汝出同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以
我今付汝出同上

弘治歲在 高花 卷八 會通 卷八

二祖初時外息諸緣
 知見不是道汝但外息諸緣以達麼麼皆云是
 牆壁可以入道注云外息萬緣法門百千三時十
 方起世界萬象森羅皆息是外緣心無喘謂念
 不起也二祖從此皆息萬緣心如枯木忽然
 大省出同宿累

二祖既傳衣法博求法嗣至北齊得僧璨密
 付衣法云吾亦有宿累今將酌之即往鄴都

及笈城縣隨宜說法有辯和法師怡然委順出
 宰翟仲侃仲侃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出

同三祖璨
 身經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
 璨曰不見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
 謂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

然璨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
 中間如其心然二祖即為剃頭髮告曰達磨
 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付汝璨既受度
 隱于舒州皖公山後得道信乃付衣法合掌
 而終出傳燈錄

舒州皖公山三祖璨大師道場即山谷寺有
 石牛洞其石狀牛因以為名錢紳同安志云
 初李伯時畫魯直坐於石牛上魯直因自號
 山谷老人

道信廣濟縣人年十四禮三祖曰願和
 尚慈悲乞與解脫法乎信於言下大悟後於
 葛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脇不至
 席者六十年却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
 不赴京師即取首來傳至山諭旨師乃引就刃

四祖道信

不赴京師即取首來傳至山諭旨師乃引就刃
 席者六十年却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
 不赴京師即取首來傳至山諭旨師乃引就刃
 席者六十年却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
 不赴京師即取首來傳至山諭旨師乃引就刃

使異之狀聞師先已付法傳衣與弘忍至

高宗時坐逝出同上

弘忍蘄州黃梅人四祖一曰往黃梅路逢一

小兒骨相奇秀祖曰子何姓答曰汝無姓耶

是常姓祖曰何姓答曰佛姓師曰汝無姓耶

答曰姓空祖默識其法器至其家乞今出家

以至於付法傳衣後得盧能嗣法復經四載坐

逝建塔於黃梅之分東山出傳燈錄

四祖一曰告衆曰吾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

山見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出一枝傳法否祖

曰善果得法是尚化於破頭山出同上

六祖惠能姓盧廣南人初尋師至韶州尼無

盡藏讀涅槃經偈即為解說尼因字能會

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下識安能會

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出同上

能聞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役五祖欲求

法嗣今寺僧各述偈上坐神秀偈曰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

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

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

出同法寶五祖乃夜召盧行者告曰佛以無

能既題頌五祖乃夜召盧行者告曰佛以無

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迦葉尊

者展轉至達麼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

袈娑付於汝有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

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遂與衣鉢法寶

出同舉衣不動

能既得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即
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即
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等
去明舉之不動踟躕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
非惡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
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坐本來面目
明大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出同上

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
鉢為甚却付與行者五祖曰會中雖有五百
人四九十九人會佛道謂之法唯有人方得
不四九十九人會佛道謂之法唯有人方得
鉢出古禪師語錄

梁天監中有婆羅門智樂南遊至曹溪口掬
水聞香云此必勝地可建道場後六祖得法
遂住南華寺出坡詩注

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荆州有
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為
天下所聞有張行昌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
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方丈
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
劍不正只負汝命行昌驚仆父乃
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出同上

祖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岳讓禪師讓禪師
得法於六祖讓一得法於南岳讓禪師讓禪師
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
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
牛駕車不行打耳是打牛即若學坐禪
非生悟若學作佛佛無定相於無住法不應
取捨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出傳燈
錄

馬祖既住上藍每示眾云即心是佛僧問為
馬祖既住上藍每示眾云即心是佛僧問為

甚麼即心是佛祖云止小兒啼僧云啼止後

如何祖云非心非佛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个甚麼便住此

山曰佛法大別大梅曰遮老漢惑亂人未

近曰非汝非佛大梅曰我管即心是佛僧云

了日任汝非非佛大梅曰我管即心是佛僧

登錄似馬祖馬祖謂大眾曰梅子熟也出傳

伏牛山自在禪師至長安謁忠國師國師問

自何來曰自江西來國師曰馬大師以何示

衆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

是有什麼言語對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

是佛不是物國師曰此猶較些子出同心上

行思禪師七祖姓劉本安城人往參曹溪六祖欲

傳與法謂曰從上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

印心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趨

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以法分化一方無

今斷絕思既得法乃在青原出同上

石頭和尚希遷初參青原行思大師師令持

石頭和尚希遷初參青原行思大師師令持

石頭路滑

鄧隱峯參馬祖一日辭謁南岳石頭和尚

祖云石頭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

到石頭天蒼天隱峯無語却問是何旨師

云汝更去如前問石頭乃先噓噓隱峯又無語

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頂路滑出傳燈錄

襄陽龐居士參馬祖云不可與萬法為侶是

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

道有女靈照不嫁亦悟出同上有男不婚

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為友偈曰有女靈照

常製竹麗籬賣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

照視日及午以報靈照處報曰日蝕居士出

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更

延七日而化出即曾參馬祖者同上

獅子出窟在窟法

馬祖問一講僧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取師

作噓噓聲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此亦不是法師

云獅子出窟云師乃默然僧云此亦不是法師

云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出傳

燈錄

大安和尚故事詳在禪法門

曹溪一旬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

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父不明已

與義作離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

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財盡屬於汝

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想亦不作子想想亦無

想是名持法華經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千部曹溪一旬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出同上

一喝

百丈恒禪師參馬祖指拂子百丈云即此

用離此用祖曰若有人問汝汝作麼道百丈

取拂子豎起祖曰只這箇別有百丈掛拂子

退身立祖更喝百丈忽然大省後常云我被

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出同上

運水般柴

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出同上

襄州龐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為友嘗有頌曰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希遷師然之又參馬祖於言下悟出同上

僧那禪師謂門人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若在務苦行不明本心則如黑月夜履嶮如欲明本心當審諦推察遇聲遇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獨是無邪是有邪既不一塵間隔不見則心珠獨明常照世間而無一塵間隔不見斷續之相出傳燈錄

南齋善惠大士降于婺州傳宣慈家納劉氏女名妙志生子普建普成二人梁武帝時會天竺僧達摩號嵩頭陀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

大士呵之於松山頂雙林寺行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及嵩頭陀入滅大士懸知曰高公兜率待我決了可久留也謂弟子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也吾去焚尸上建浮圖以彌勒佛像處其下出同上

豐干禪師

豐干禪師居天台國清寺嘗乘虎入松門眾僧驚駭後於天台寺示滅初問丘公出牧舟陽忽頭痛醫不能止豐干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渴使君問丘且告之病師乃呪水噴之病立愈問丘異之乞一言示比去安危曰到任謁文殊普賢曰二菩薩安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問丘尋至寺問寒山拾得是何人有僧對曰二人圍爐語笑問丘不見致拜二人連聲咄咄寒山執問丘手笑曰豐

弘治歲在萬花谷十八卷會通錄

千饒舌出同上

寒山拾得

初豐干經行山中道側見一兒可數歲豐干

携至國清寺付典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

曰拾得後沙門靈燭令去內厨滌器常日齋

畢澄盜食滓寒山即來負之而去寒山者始

豐縣以西有寒暗二谷以其居寒岩中遂名寒

山子以樺皮為冠時來國清寺從拾得取僧

殘食菜滓食之問丘既入禮拜二人自此相

携出松門入寒岩間丘又隨之二人入岩其

石忽然縫合出傳燈錄

維摩經云時維摩結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

所說法便見其身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

子上花至諸菩薩即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

不墮天花女曰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

想爾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

身皎然有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

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又維摩詰遣化菩薩

往眾香國禮佛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

婆世界與化菩薩悉施眾會

鉢盛飯與化菩薩悉施眾會

釋迦佛手拈起一花迦葉見之微笑世尊遂

黑因

萬花谷十八卷

會通

修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果出傳灯錄

我德不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徒作色曰尊者蘊

乙

會通

藥山問雲巖聞汝解弄獅子
幾出巖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
巖後到為山瀉山問長老在藥山弄獅子
否雲巖曰是長弄麼還有置時雲巖曰要弄
要置即置

雪峯和趨趨三木毬有時見僧來趨出一
个有詩趨出两个見玄沙來三个一趨出
玄沙撒開两个作仰倒勢雪峯曰汝在彼
一峰便休用古古禪師曰此是雪峯不立
受用出古古禪師語曰此是雪峯不立各
題觀體

百丈恒和尚有集繞集云契茶去便
下座有時上堂眾繞集云契茶去便
上堂眾繞集云契茶去便
一頌頌此三轉語云百丈座眾三訣契茶珍重

歌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古禪師云據他
三度上堂恰似一个好後作此頌恰如面上
雕兩行字老僧與汝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
已露契茶珍重歌賊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
保君未徹抱賊斷事也住薦福寺出古禪師
語錄

有僧過天龍一指禪
天龍一指禪
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出傳燈錄
蚊子眼睫上作窠

洪恩又曰譬如螻蛄在蚊子眼睫上作窠
出傳燈錄

仰山問洪恩禪師如何得見性師曰譬如屋
有六窻內有一獼猴東邊呼山山應如是六
窻俱呼俱應出傳燈錄

異僧生公講經石點頭
講經石點頭
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

弘治歲在
萬花
卷
十一
會通

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出坡詩

破竈墮

嵩岳有破竈和尚居岳山一日師入廟以杖

敲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泥瓦合成聖從何

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

然設拜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是竈神又受業

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

謝因此號破竈墮和尚出傳燈錄

嵩山元珪禪師習毗尼無解一日岳神謁師

曰我能生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

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

神遂稽首受戒出傳燈錄

嵩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

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上帝東天行而

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挨上帝東天行而

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

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度無

量有情人而法智而衆生界佛能知羣有性而

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為三不能也

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無期衆生界本無

增減出傳燈錄

古靈禪師行脚回參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

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其師曰此閣不肯

出鑽他故紙師問汝行脚遇何人發言異常

靈曰蒙百丈和尚指个歇處今欲報慈德耳

靈乃舉唱百丈和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

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師於言下感悟出傳燈

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出傳燈

錄

泥牛入海

泥牛入海

泥牛入海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
云我見西个泥牛闖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出傳燈錄

護身符子
耽原為惠忠國師侍者云須要覓个護身符
子翼日携籃入方丈國師曰籃裏有甚麼物
曰青梅無縫合盤曰供養出傳燈錄

石室善道和尚見杏山僧眾相隨善道潛往
確米杏山曰貧道難消曰無心坑子盛將來
無縫合盤將去說什麼難消出傳燈錄

洞山良价師初問為山曰頃聞忠國師有
洞山良价師初問為山曰頃聞忠國師有
只是難得其人此去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洞山到雲巖問無情說
法什麼人得聞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出傳
燈錄

德山宣鑒禪師辭龍潭潭謂眾曰有一个漢
眼如劍口似盤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
頂上立吾道在為山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
頭罵佛罵祖去在出傳燈錄

石鞏和尚常張弓箭架箭以待學者義忠禪師
詣鞏石鞏曰看弓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
十年張弓箭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出傳燈錄

龍牙禪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
我過禪版來師遂過禪版翠微接得我過蒲團
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過蒲團
來師過蒲團臨濟接得蒲團便打出傳燈錄

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
學佛法師曰若其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
上拈起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有茅蓋頭
龍潭潭謂眾曰有一个漢
眼如劍口似盤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
頂上立吾道在為山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
頭罵佛罵祖去在出傳燈錄

石鞏和尚常張弓箭架箭以待學者義忠禪師
詣鞏石鞏曰看弓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
十年張弓箭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出傳燈錄

龍牙禪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
我過禪版來師遂過禪版翠微接得我過蒲團
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過蒲團
來師過蒲團臨濟接得蒲團便打出傳燈錄

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
學佛法師曰若其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
上拈起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學佛法師曰若其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
上拈起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出傳燈錄

凌行婆

凌行婆問浮杯和尚云尚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
 分付阿誰和尚云浮杯無刺語婆云其甲不
 恁麼道師問婆云歛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
 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斜
 爲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與南泉南泉云
 苦哉浮杯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麼語
 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乃哭云有禪客問婆
 南泉猶少機關乃哭云有禪客問婆恁麼語
 婆云伎死禪和如麻如栗後禪客舉似與趙
 州趙云伎死禪和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却
 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打云似這
 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下婆聞云趙州
 哭云可要婆手裏棒後趙州此語合掌嘆云趙州
 生眼放光明婆乃照天下後趙州教僧問乃作一

頌送婆云當機直百提直百高機疾報你凌
 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答云哭聲師已曉
 已曉復誰知當時甚麼偈幾喪目前機出傳
 燈錄

忻州打地和尚凡學者致問惟以捧打地而
 示之錄一曰被僧藏却棒而問師但張其口出
 傳燈錄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世言觀音化身續玄語錄延州有婦人甚有
 姿色少年子悉與狎數歲而沒人葬之慈悲
 大曆中有胡僧敬禮其墓曰斯乃大慈悲喜
 捨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
 盡衆人開墓視其骨鈎結皆如鎖狀遂與起
 塔馬郎婦事大率類此出傳燈錄

雲居弘覺禪師參見洞山悟本大師後住山

萬七卷合十八

菴中每月十五日須回問訊洞山云每日契个甚
麼菴主云每日常作麼生却感聖賢送食來洞山
將謂汝是个日常作麼生却感聖賢送食來洞山
從此歸菴自備茶食於是聖賢又送食來即
不見菴主古禪師云但有是一毫佛法異念鬼
神便見得你出古禪師語錄

南泉普願禪師擬取明日遊莊其夜土地神
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土地神
老僧來莊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師云主老
修行無力却被鬼神覷見出傳燈錄

唐則天建佛寺監察御史張珪上疏曰佛
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與人相見故
經云若以知色見我以聲求我不可是外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以明如來之果不可求也蓋
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之法何以

言之經云若人多若人於此經中讀誦四句偈
等為財以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匹夫末學
海之為財以下為塔像所獲福不愈於匹夫末學
切為陛下法不足高也唯陛下思菩薩之貪着蓋
有利為一切眾主應如是布施則所謂不住色
布若波羅上香味虛空不可思量何為動於外
般則天從之出職言分紀思量何為動於外
相則天從之出職言分紀思量何為動於外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為不
為俗情所礙可以說法為人出此夢瑣言

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
云某甲買師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
生買僧無對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个
布衫出傳燈錄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鎮州普化臨濟具一隻眼和尚云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

出傳燈錄法王法古禪師升堂無語安國長老乃白衆云當觀

法王如是不衆猶不退古曰安國和尚已郎當老僧不可土上加泥遂下坐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謂衆曰高山頂頭空蔬飯無可待諸道者惟有金剛眼精憑助汝發明真心出傳燈錄

僧問藥山爲什麼看經師曰我只圖遮眼出同上

唐則天狐善觀心必知之則天請入宮中自言皆驗宮中謂聖菩薩後有大安何尚入宮太后今見之大安

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頂頭相輪邊復問之答曰在兜率天彌勒宮

中聽去第三問云在莫非想天皆知其言大安因置心於四果阿羅地乃不能知女辭屈變作狐下塔走不知所出太平廣記

紙衣道者到曹山曹山便問作麼生是紙衣下事對云一毬掛體萬法皆如曹山云作麼

生是紙衣下用紙衣進前唱二聲喏便立脫去良父紙衣却回來問曹山云如何靈覺不

托胎時如河曹山云不得妙紙衣便歸僧堂坐妙曹山云不借借紙衣禮謝畢便歸僧堂坐

脫去出傳燈錄廣穎屠兒出果徑山書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杭州道林鳥窠和尚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

卷十六

錄如蓋遂棲止其上人謂之鳥窠和尚出傳燈

鳥窠禪僧請會通禪師曰汝若了淨智妙負

體自空寂即負出家何假外相若為在家苦

薩則當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流可也出坡

詩注 龜毛兔角 僧問義中禪師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龜毛

拂子兔角拄杖大德將藏在什麼處僧曰龜

毛兔角蓋有是柱 德山宣鑒禪師尋常遇僧到多以拄杖打臨

濟聞之遣侍者來參教今若打汝但接取拄

杖當心一拄侍者如言接得這漢出傳燈錄

山便歸方丈臨濟曰從來疑這漢出傳燈錄

唐高僧懶瓚居復山願殘巖石窟中德宗遣

人詔之寒涕垂膺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

我豈能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兄不能致

古靈臨遷化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

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師儼然而寂

杜順問一僧汝去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

問去五臺山作什麼僧云去禮文殊順曰文

殊不在五臺山僧問再禮文殊只這

是問何用覓彌陀出傳燈錄 北宗神秀禪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 若去外求捨父逃走同上 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恩愛出志林 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蘗隨衆參侍時第一

坐勉令便問話如師乃三問如何是沮師西來的
坐云早承激勸問話惟蒙和告黃藥云義玄
會旦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黃藥云義玄
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原和尚更垂提
誘來日師辭黃藥黃藥指往大愚和尚曰垂
麼處來曰師辭黃藥黃藥指往大愚和尚曰垂
玄問西來曰師辭黃藥黃藥指往大愚和尚曰垂
不知過猶在什麼處愚曰黃藥黃藥指往大愚
得微困猶在什麼處愚曰黃藥黃藥指往大愚
無多子遇無乃多子師是多少來師向我道不
而今又遇無乃多子師是多少來師向我道不
一拳愚托開曰汝回大速生師云只為老婆
黃藥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披黃藥打一
心切黃藥云這大愚老漢待兒見黃藥打一
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披黃藥打一
黃藥吟吟大笑出傳燈錄

北齊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障起四肢緩
弱不能任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
源無起外境何來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
觀已真倒想滅病安如故即便起行出傳燈
錄

禪法

牧牛序云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
譬若一牧牛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
牛其真起妄其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
迷真起妄其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
漸白喻起妄其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
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年牛之說又佛
印了充作牧牛圖序云教中以正位乎白佛
為極宗門則不然未復黑牛而無繫絆超然
獨往乃大乘菩薩反本還源乃作四牛一調

高七下十

伏二回頭三變白四還源又歸宗牧牛圖序
最後云嶺上人牛俱不見空留翡翠笠與蓑衣

大安和尚曰安在滄山三十年看一頭水牯
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

調伏既久受人言語如今變作个露地白牛
常在面前終日露回回地趕亦不去也出傳

燈錄
常定大定
智隍禪師庵居二十年元策禪師知其所得

未真往問曰汝在此作麼
入定有無心邪若有心一切蠢動皆應

得定若無心一切草木亦皆得定
定時不見有無之心策曰既不見有無之心

即定是常定何有出入
傳燈錄
大乘小乘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

禪有深淺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
禪者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小乘

脩者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小乘
是凡夫禪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

若頓悟我自具足此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
本亦名如來清淨禪宗密禪出同上

智隍問六祖以何為禪定玄策曰我師云妙
湛負不疾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

不生不滅不生不滅不生不滅
燈錄
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出傳

杜鴻漸問無住禪師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
何得解脫脫生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滅即

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
也出同大乘見解

也出同大乘見解
前十一卷

前十一卷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迎六祖能辨祖曰簡問曰智人
不照破煩惱此是二乘小兒大羊鹿等幾上智
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可是大乘見解曰明
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大乘見解曰明
愚而不戒在賢聖而不增住喧煩而亂居
禪定而不寂不寂不斷道出傳燈錄
常住不遷名之曰道出傳燈錄

大通和尚謂智常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
觀自性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
長短但見本原清淨覺體負明即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出同上

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身上下
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上等
空界法同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
出文粹獨孤及文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
三毒為三聚淨戒曰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
作善提回無明作大若真如無變易是外
道也出傳燈錄

講維摩經問曰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
然言究竟否師曰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
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
不以此言不以此言無言默然但會淨名兩字
爭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
迹用歸本體體名用不二本迹非殊若識淨
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出傳燈
錄

有一種人得少省悟只認得昭昭靈靈以為
極則既無正見人我轉高不復決擇邪正一
向事筆現廣學多知答對則機鋒迅捷語句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尖新說禪則義理抹環文詞綺美行棒下喝
祖佛不存橫談豎抹誰敢當鋒說教則五性
論空則法果行不有論空亦非存說或發心於十
緣生前或觀成四果祇劫後論頓則悟而佛
之勞修證說圓則衆生本論是佛神通無邊
不齋戒細須彌毛吞巨海若論大用則無
皆境攝在之一毫之端十世古論不出剎那
際辰無為之化開方便之門謂之海印三昧
亦名普現色身此人所謂如出古禪師語錄
知不實昭昭靈靈徒自勞耳此若無道眼爭
宗鏡錄融會宗教之言曰不離筌蹄而求解
脫不執之文字而迷本空依教則華嚴即示
心廣之大與禪體一而名二圭峯曰經是佛
旨則知與諸佛心口必不相違出陳了翁語
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出陳了翁語

古有法師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又云世間所
成體又云法不孤起伏境方生又云心從境
起境逐心又云法不孤起伏境方生又云心從境
種種法滅又云心如攻畫佛能畫諸世界出
本語錄

闡鴉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寂于時連樹鳴杜
鴻漸問師曰無聲聞公言聞曰無聲聞非關
公曰鴉去無聲聞公言聞曰無聲聞非關
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
自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縛出傳燈錄
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縛出傳燈錄
禪有二病一不肯下驢覓驢二是騎驢不肯
下識方喚作無事道人出廣語
解下識方喚作無事道人出廣語

有老宿見日影透窓因問百丈惟政師曰為
復窓就日影透窓耶師曰長老房內有客
歸去好出古禪師語錄

六祖初寓法性寺風揚幡有二僧對論一云
幡動一云風動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
出傳燈錄

古禪師曰徐州麥飯鎮州蘿蔔
大蘿蔔頭以為千足萬足殊不知止是啼
之義此衲僧分上謂之雜毒藥若得真趣快
須吐却出古禪師語錄

趙州東院亦曰觀音院從諗禪師住云言蒲
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向有僧問
法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
布衫重七斤半出古禪師語錄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宴寂杜鴻漸問無憶無
念莫妄三句法門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
念各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
非三也自心澄停識浪水清影見悟無全體
寂滅出傳燈錄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
裏有一味禪為甚不這學僧云如何是一味
禪宗便打

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
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
般若般若即無情翠竹若法身法身即
同草木如灰死木言甚齒錄出傳燈錄

古禪師曰無心即是道若得無心輪回永斷
但學休心如癡如愚似胞胎中出來第一莫

記一似一个无在孔一始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
又似一个无在孔一始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
心利根者畫時解脫純根者三五年幾十年
得一悟出古師語錄

佛語阿羅聲塵
性已滅同於枯木鍾聲更擊汝云何知有
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波聞性為汝有
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出楞嚴經

不明眼袖僧不答話又云不入他纏繞裏又云
不共伊打交涉

法喜禪悅之食
為外道有物可施不多為福田生心不受共養
墮三惡道汝若能誘於佛者是不着佛求毀
於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眾數者是不着僧
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現前着有如是解者

使得法喜禪悅之食出諸方廣語

云六祖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趙州
个元字脚在心永劫作野狐精出古禪師語

慧海禪師觀一體三寶
一體三寶僧問云是何
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
佛是法佛法無二和

文殊問無着離甚處無着云南方殊云南方
佛法如何持多無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着
問此間住持如何文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
雜無着云多童子云適來大聖道前三三出見
傳燈無着童子云適來大聖道前三三出見
三三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集外八卷 十一

禪者定慧之通釋達明心達理之趨也達麼觀

此相也機緣繁素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
生也出要覽禪窟人心乃見性成佛者其頓了無

馬祖初示衆曰即心即佛祖既寂滅東寺如

會禪師惠門人以即心即佛之語誦憶不已

且謂佛於何往而云即心心如畫師而去遠矣

佛遂示衆曰心往而云即心心如畫師而去遠矣

錄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出傳燈

昔高僧擲杖飛空五臺山淮西擲杖飛空而往

西天釋氏要覽文選孫綽天台賦云王喬控

鶴以冲天應真飛鍊以無空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八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二十九

浮圖名議

佛主

阿舍經昔晉宋周隋等十餘家書並云佛生

周莊王拾年魯莊王五年七年癸巳歲四月八日

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年十九歲死於拘尸

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鹿山又魚豢魏畧曰

佛生天竺城下臨猗國王父曰屑頭邪母曰

且摩邪好誕之徒改曰佛父淨梵王母曰摩邪
士議

夢金人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

傳毅曰西域之神其各曰佛今陛下所夢將

是乎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

禪者定慧之通稱達明心達理之趨也達麼觀

此上機緣繁素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頓了執無

生也出要覽禪窟人心乃見性成佛者

馬祖初示衆曰即心即佛祖既寂滅東寺如

會禪師惠門人即以即心即佛之語誦憶不已

且謂佛於何往而云即心心如畫師而去遠矣

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

錄兩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

昔高僧隱峯遊五臺山淮西擲杖飛空而往

西天釋氏要覽文選孫綽天台賦云王喬控

鶴以冲天應真飛鎮以無空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八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二十九

浮圖名議

阿舍經昔晉宋周隋等十餘家書並云佛生

周莊王拾年魯莊公七年癸巳歲四月八日

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年十九歲死於拘尸

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鹿山又魚豢魏畧曰

佛生天竺城下臨猗國王父曰屑頭邪母曰

莫邪好誕之徒改曰佛父淨梵王母曰摩邪

且摩邪自曰高祖非也出老子化胡經入學

士議

夢金人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

傳毅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

是乎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

是化流中國出後漢

是化流中國出後漢

是化流中國出後漢

釋迦初生獅子吼
佛九十三日在初利天為世說法時優填王思

佛請目連運神通攝匠人得佛像只雕得
三十二相為什磨梵音相雕不得南泉王老

師云出傳燈錄
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六通清澈前知無窮却睹無極出菩薩本
經

十住論云佛身七處平滿謂兩手兩肩兩足
及額又佛地經曰佛表裏八處平滿三峯滿

齊如等色好出初學記
坡詩云坐今魯叟作瞿曇注謂佛也

真休詩云夜雨山草濕爽籟雜木閑吟竺
偈偈清絕過於玉

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
薩者本云覺有情也凡有生皆有情故省文言

有免有情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
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出心經注

梵云阿此梵語藐藐此云等梵語提此云上梵語三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

謂無上真性也出心經注
梵語涅槃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

之一地一切眾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至涅槃者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有微妙光明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心

波羅密多

梵經云波羅密多此云到彼岸者西土俗以設論諸佛地謂之彼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出如心經注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

梵經云毗盧遮那華言是種種光明遍照出道院集

毗盧遮那華言是種種光明遍照出

維摩經云維摩詰華言是淨名也

維摩經云維摩詰華言是淨名也

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歸本體用不二本迹非殊也此維摩詰所以立名也

五祖弘忍夜召文祖惠能告曰佛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寶藏付迦葉展轉至汝出傳燈錄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身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惠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出王介甫金陵語錄

一函蓋乾坤句正見二隨波逐浪句三截斷眾流句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此中玄即隨波逐浪句玄中玄即截斷眾流句此中玄即法門是

佛祖正見學人但入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三玄別有悟解皆是邪見出語錄

法要有三戒定慧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之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

樹培則果滿無因求蒲猶夢果也無根求茂
 猶握苗也雖佛以一坎種智攝三界必先
 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方不能捨律律之
 用不可思量出文粹白居易文不能捨律律之
 問弘辯譚師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
 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作空
 照覽無礙之慧出傳燈錄

律法禪

白居易問惟寬禪師既為禪師法何以說法
 師曰無上菩提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
 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
 漢在處立名各雖不一水則無二

六通

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他心四宿命五神
 足六漏盡出是迥道院集

五禪

乘禪有五有最乘禪出是迥道說有小乘禪有大

謂色受想五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或黃或白
 是也受謂一切受所苦受樂受用是也
 切思念是也一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
 事五蘊即五陰出同上

六塵六入

色聲香味觸法謂之六塵眼入色耳入聲鼻
 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入出入文

色陰

楞嚴經云如人以目觀晴空惟一空別見狂華
 所有其人無故目發勞則虛空別見狂華
 非從空來非從虛空若虛空自不容其華相
 有出入即非虛空若虛空自不容其華相
 起滅若從目出還從目入既從目出當合有
 見若翳空旋翳眼是故當知色陰虛妄
 出既翳空旋翳眼是故當知色陰虛妄

如人幻觸以手於空相摩妄生溢滑冷熱諸相是
觸當知何不受陰虛妄出楞嚴經

如人談酸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澁
如自談何待人不從梅生非從口入自合知聞何須
合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想陰虛妄出同上

譬如暴流行陰波浪相續則際後際不相踰越如
是虛空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若因空生則無
非水是故當知行陰虛妄

如用人餉他國如餅塞其兩孔滿中擊空千里遠
行用餉他國如餅塞其兩孔滿中擊空千里遠

若此方來則本瓶中取水地應是少虛空
識陰虛妄入出楞嚴經

如人目睛瞪發勞相因明暗二種妄塵發見
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若
從明來暗即隨滅應非見暗若從暗來明即
隨滅應無覺明若從根生必無明暗若於空
出楞嚴經

如人兩手爭入塞其耳頭中作聲動靜兩種妄
塵發聞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
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
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若從
空出楞嚴經

妄出楞嚴經

如人急搖其鼻耳中聞其冷氣觸目觸分別
通塞通塞二種妄塵發聞畢竟無體是聞非
通塞來非於根出不於根出不通則無聞若從
通來塞聞即滅如因塞有通則無聞若從根
生必無通塞若從空出楞嚴經自當回觀汝鼻是故
當知鼻入虛妄出楞嚴經

如人以舌舐物熟舐令勞其人若病則勞苦
味無病之人微有甜未舌根不動之時淡性
常在甜苦二塵昇竟無體非因淡有非因根
甜則知於空生若從舌生必無甜淡若從虛空自
味非汝口知是故當知舌入虛妄出楞嚴經

若人以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於熱者從
冷若熱功勝於冷者成熱離合二種妄塵發
不見離合二塵畢竟無體非離合來非違順有
不於根出又非空生若合時來離當已滅若

從根出必無離合必於空出空自覺知何關
汝入是故當知身入虛妄

如人倦勞則眠睡熟則悟覽塵斯憶失憶為
妄是其顛倒生任異滅生滅二塵畢竟無體

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若
從寤寐來寐即隨滅必生時有滅滅即同生若

從滅有生即隨滅必生時有滅滅即同生若
身開合生即隨滅必生時有滅滅即同生若

汝身開合生即隨滅必生時有滅滅即同生若
汝身開合生即隨滅必生時有滅滅即同生若

色與見十二處聽與聲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
味二處有相因緣非自然與法二處十二處俱
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與法二處十二處俱

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
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
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

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

三摩提

謂一切禪定攝心皆云三摩提秦言正心行處
心是心從無始以來祭曲百端得是正心行

四歡喜法

一儉素歡喜能引少欲樂二積集梵行歡喜
能引遠離樂三無悔歡喜能引三摩地樂四

四無量心

慈悲喜捨是無量心受與饒益是慈相除去
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等是

六波羅密

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
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通理又謂之
進以思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又謂之
六度出文選頭陀碑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
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若悟三身即各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

觀察智所作智出傳燈錄
如來以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
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

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木义是汝之師出文粹
顏魯公文

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三萬六千偈
出隋經藉志

六祖云夫沙門者其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傳燈錄

佛言有國妙喜國維摩詰於彼國家寂沒而來

此生也

般若

梵語云般若若此云智慧也

般若

清涼禪師云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

巨燭也出杜詩注

釋子云遊錫安住僧為掛錫出釋

氏要覽

忘心

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諸魔

欲無境當忘其心妄則境空則妄滅

若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

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

得自在看佛相即是心更無別佛亦無別心今

心即是佛即是心更無別佛亦無別心今

人不受勞苦此心向外造惡枉受論迴着相修善

一劫修行終不成就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

體內外便證菩提不動不轉內外如空虛不

動妄念便證菩提不動不轉內外如空虛不

因聲得教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

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端相語言運動聞有善

聲聞道三阿僧祇切修成佛者皆屬聲聞因

聲聞為上首從師友所聞展轉修證小行小

果故名聲聞出要覽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

覺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

覺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

覺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

覺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

覺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

覺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入僧堂云請上堂

狸奴白牯

施財上座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
道爭得某錢却將去與南泉和尚設粥
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
理奴白忙念摩訶般若波羅密甘乃禮
僧問南泉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出世
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出世
有問佛在家出家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
佛言我於此則不定若出家不修善根
在家若出家能修善根則勝出家要覽
下壓象迹歡喜之地接蜂歌莊嚴之境出
段成式想像記
起信論云離言說法佛說三乘十二分
無交涉所以佛祖不立文字以心傳心
辭上坐云某甲親附上座三年正因中
曾聞一字曰若是一字也無出傳燈錄

乎為正位猶如至尊指斥乘輿者尚獲罪何
况正位而欲擬議論辨
法迷念法華轉心悟正法華誦成邪有無俱不
心迷法華轉心悟正法華誦成邪有無俱不
作難家無念念即達問經說三車大牛車與
計長御白牛車如何區別且曰汝自迷背不
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出傳燈錄
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出傳燈錄

設有人行道得言語尖新語中旨趣都總不知
必無實行只謂之鸚鵡禪可也出古禪師語
錄
蘭若梵言阿蘭若唐書無淨四分律云空靜
處菩薩名論云閑靜處知度論云遠離處小
異大出釋氏要覽

蘭若梵言阿蘭若唐書無淨四分律云空靜
處菩薩名論云閑靜處知度論云遠離處小
異大出釋氏要覽

祇洹林樹各梵云祇洹此云戰勝即太子
名須達長者施園祇園出金剛經注樹為佛說法
之處故後人曰祇園

梵語貧叢林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
處得名叢林出祖庭事苑

昔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
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出
鷄跖集

寶坊
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為伽藍故寺宇號為寶
坊出同上

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如
是布施不住於相其福不德可思量出金剛
經

若菩薩不住法布施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
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
光明照見種種色出金剛經

優婆塞白骨觀出楞嚴經
白骨觀妙陀語曰白骨微塵歸於空虛謂之

淨土傳云菩薩乘大願船如是送死海就此世
界呼引衆生上大願船如是送死海就此世
往者無不得生

梵語也又云邬波索如秦言善宿男唐言近
事男亦云青信士出要覽

梵語云夷優婆夷即女聲字也又云邬婆斯迦名義
同前

苾芻

弘治歲在... 卷之... 第十一

是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傍布馨香遠聞能療疾不背日光喻出家入出要覽

梵語云僧伽唐言衆生史略云凡四人以上

二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

覽二千五百一人爲軍一人亦稱軍也出善覺要覽

沙門 梵云沙迦 勤行又云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

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要覽

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爲息慈謂安息在慈

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

梵語云比丘 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

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出要覽

有過能自改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

人之上名上人出要覽

梵語云阿闍梨 阿闍梨唐云執範今稱闍梨蓋梵

音訛略也又云阿遮梨夜隋云正行能糾正

弟子行故 頭陀 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全真心

梵語云振揮除去故今訛稱頭陀又抖擻貪

此人能三田相衣內外不敢不捨各杜多出要覽

佛住王舍城經行見稻田畦畔語阿難云諸

佛衣相如是從今依此作衣相記云田畦時

水生長嘉苗以養法身自惠命也出要覽

三善之苗嘉苗以養法身自惠命也出要覽

坐具也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隨坐衣唐言坐具也出要覽

在羅柰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

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乘大眾出家寺也

昔有比丘見羣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殞
眾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是瘞鴈建塔出
西域記

毗舍離於大鴈堂
足出要覽
鷲嶺
者閻窟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

如來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
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淨土以
無主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

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出文粹
白公文

梵刹
梵云刹瑟故比云竿今畧名刹即幡柱也沙
門得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出要覽

或云金池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
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

達摩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
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
故負荷大法者步之象龍出傳燈錄

維摩經云佛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撓魚

驚性彼大海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

界如陶家輪着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
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來相出後漢
楚王相

東坡詠開西方真人寺吳道子畫佛詩西方真人誰

所見衣被七寶從雙後注謂佛也

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祖
庭事苑維摩詰是金粟如來梵言維摩詰華
言淨名也李善文選注

蒼天

王介甫佛書語錄云哀莫哀於心死禪家所
謂蒼天蒼天

慈雲

謂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出雞跖集

伽藍

梵語題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衆

聖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屈之取生植道本

氏要覽

招提

梵語云招闔提奢唐言四方僧物訛柘為招
去闔奢留提故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也

梵云浮圖此云聚相

孟蘭盆

梵云孟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也華梵

衣珠

譬如人醉親友之家親友以珠繫衣內而其
人不覺貧困求乞後親友乃指示其珠後乃
大富此喻衆人自有佛而不知覺也徒去外

求出法華經

塵垢

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法眼清明

出楞嚴經

不二法門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
默然不應文殊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

是真入不二法門也出文選頭陀寺碑注

秦少游長老疏語云往開大摠持門以繼鏢

迦羅眼 甘露滅 維摩經始在佛住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觀為覺為動止為定為靜空覺未嘗相離有

無動無靜有覺無空即成人見是凡夫法有靜

南金陵語錄如來 道院集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晁迥

云 西域人須菩提 須菩提 西國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出

禪門規式 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

似舍利子則此鳥之間所謂鷲鳥其眼員因以舍利稱

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

出龍舒心經注 出世間諸相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如鑽木火

為妄即以遍世真認妄為真雖真亦妄出荆公

語錄 罪障如債主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一日

問長老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一日

矣罪障如債主 問長老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一日

債至其償乎否也 債至其償乎否也 債至其償乎否也

奈債主不相放邪 奈債主不相放邪 奈債主不相放邪

於腦卒出東軒筆錄 於腦卒出東軒筆錄 於腦卒出東軒筆錄

人言如來說法如謗佛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誦菩提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宋武帝以王元謨比侵及魏故至元謨將見殺道

蕭斌將斬之沈慶之諫止初元謨將見殺道

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得免元謨誦千遍將

誦經加鎖自脫當時又有罪當死夢沙門教誦

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者以此藉口也出

學林阿毗曇此云論惣言經律論出釋氏

梵語云阿毗曇此云論惣言經律論出釋氏

要覽修多羅此言經也出釋氏要覽

梵語修鉢塞莫梁云數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

也寄歸傳云軍持此云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

銅鐵者是觸用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訛陀

為壇去鉢底牧曰檀那也又稱檀越者謂此

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

梵云吃栗多唐言賤人

梵言伽陀此言諷誦出祖廷事苑

梵語毗尼藏此云律也出釋氏要覽

佛初為太子初出家遊四城門天帝化為

病見乃回車又出南門天帝化為老人復愍
生壯不父又出西門天帝化為沙門太子曰善
哉有三苦又出北門天帝化為沙門太子曰善
哉有是為快乃念道清淨不欲在家

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阿
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
也太宗命取舍利禁中度開寶寺地造浮屠
佛坐但級以未通宿命上謂近臣曰我曩世
親

人死則為鬼復為人且復為人隨所即善惡受報
還復無窮也極西方有佛其上大樂

經言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有佛其上大樂
故以淨土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
宇隨名淨土其人景序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

樂無一切苦惱故各極樂世界
有法師問鵝胡慾界无禪居色界此上憑
何而立師云法師只知慾界无禪不知禪界
無慾出傳燈錄如琉璃

三昧經曰佛咽喉如琉璃筒佛舌色如珊瑚
出初學記

釋迦於檀山中學非非想覺道成出傳燈錄
有人問惠海禪師云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
勝師曰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受命之遺
風秉威儀行軌範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
非宿德白眉焉敢造般若妙門若非獅子座瀉
懸河辯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
踏安敢當斯禪師者據要直了心源出
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

私治法
高七
卷
會通

見前三昧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出諸方廣語

佛祖是解悟人無正見只是學解謂之狂慧

亦非乾慧乾慧者悟得生死垢心却成邪出古禪

師語錄白馬負經造寺

漢明帝天生僧摩騰竺法蘭自天竺乃至以精

舍以居佛經又譯經四十二章傳于世乃立精

定有出定入定意非若止無所不定慧者見

微而已不若止觀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

止觀為佛出王介甫金陵記錄

祖師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本來是佛若也聞

聲悟道故號聲聞直指人心本來是佛若也聞

亦非談法者

諸人被名相二字所惑聖凡各號三世諸佛

相萬法門百起心動念妄有生滅妄有菩提

濕繁便有出止間法不出世間法妄起許多

異見却同鬼窟裏作活計諸人皆會自己

便是佛語即是佛迷即是凡夫不假修行出

古禪師語錄

唐宣宗問弘詳禪師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

佛之別語華言覺請人智慧覺照為心心者

佛外無心出同上一異號其體惟一外無佛

臨濟義玄禪師上堂云汝等諸人肉團上有

一無位真人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有僧問師

乃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
乃曰臨濟無位真人是什麼
出傳燈錄後雪峯聞

占靈行脚好个佛殿
占靈行脚好个佛殿
受業師遣執役一日澡浴命靈

去現靈乃撫背曰不好个佛殿
去現靈乃撫背曰不好个佛殿
而佛不靈其師

脚處何人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
脚處何人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
尚指个

本白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
本白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
於言

頓悟出同上一
頓悟出同上一
濕槃妙心

呼為正位又呼為沙門果
呼為正位又呼為沙門果
心又呼為正國又呼

果者非因沙門果非有非無非真非妄
果者非因沙門果非有非無非真非妄
無生

無死無迷無悟不曾出正不入濕槃
無死無迷無悟不曾出正不入濕槃
不曾生

諸惡道亦不曾為人亦不曾成佛亦不曾
諸惡道亦不曾為人亦不曾成佛亦不曾
為

佛出傳燈錄
佛出傳燈錄
小捨

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即空遂乃不着
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即空遂乃不着
示

是謂小捨如火燈在後不見坑穿出黃蘗
是謂小捨如火燈在後不見坑穿出黃蘗
示

要論
要論
無為

表宏漢記佛者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
表宏漢記佛者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
後漢

者漢言息也息欲去欲而歸於無為出後漢
者漢言息也息欲去欲而歸於無為出後漢
後漢

楚王暎傳出家三緣
楚王暎傳出家三緣
三緣

第六道為四生皆令解脫出古禪師語錄
第六道為四生皆令解脫出古禪師語錄
三寶三

後漢楚王瑛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
後漢楚王瑛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
桑

老之言尚浮屠之數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
老之言尚浮屠之數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
桑

大乘本生經恩有四種一父母二師長三國主四施主

優曇華

法華經云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殼漏子

洞山良价和尚將負謂寂衆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衆相見衆不對師儼然坐化出傳燈錄

閣維茶毗

天竺第九祖入滅衆以香油旃檀閣維真體

閣維即茶毗出傳燈

波羅提木叉

華言則別解脫即戒所謂感果也諸善之本

浮屠佛陀

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毋馱或

云沒陀皆是五天竺語楚夏並譯為覺今畧稱佛也

五戒婆羅沙

凡出家師已許之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

受五戒一名不殺二不偷盜三不創入佛法之基五

戒謂一不飲酒大衆所攝也師次為辨漫條方請

阿梨為禪頭授十戒此名室羅末尼又云有

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鉢欲依寺中住者

冬畔頭陀波羅少此方行者也

梵語也此式云學法那女似今之尼長髮也

羅摩波演那

梵語云羅摩唐言院西域記云波演那此云

南無

周圍廊舍院也

悲花經云佛言南無者此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人梵語南無此翻為各即是歸趨之

瑜珈論云中有身中人死中有身身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
身傳識謂之中有身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
若極七日必死而復生如云中有極壽七日
七七住定得生天餘業可轉中有種子便
於餘類中有身即中下品善惡也故論云餘
既受中轉也蓋七日中尋經旨極善惡也
業可轉也蓋七日中尋經旨極善惡也
七日齋得福以善助令身死生之際不生惡
趣也

夫沙門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
下托宿趙州以斷薪續禪床宴坐三十年藥
山以三茂繞腹一日不作不食出山谷開元
記
西域有十一祖富夜那奢有馬鳴大士問曰
鋸義

我欲此是佛師曰不識曰佛既不識馬知是乎
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
出傳燈錄

人勸劉淨翁捨俗出家山谷云靜翁在家出
家無俗可捨戲作頌云淨名麈老摠垂鬚君
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
剃頭書又云掉却甜桃摘酸梨出山谷

高僧曇治在赫連勃勃時遊化關中足白於
面跌涉泥水未嘗沾汚兵戈斬戮並無所傷
出坡詩注又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
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
劉禹錫送僧云

金色女發大精進為除衆生非一切煩惱是名出
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非一切煩惱是名出

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
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
出家

梵唄

梵語云唄者華言止斷外事外事止斷時任
為法事唄者讚詠之聲也清而不濁雄而不
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遠聽則汪洋峻雅近
則從容和肅昔曹子建游魚山忽聞空中
梵天之音清響哀惋獨覽良久乃募其節寫
為梵唄自此始也

佛經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漢明帝時

佛經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漢明帝時
至白馬寺首譯四十二章歷晉及唐有梵僧
自五天竺來及華人善竺音者相譯訖開元
凡經律論集共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至正元
經二三百餘卷本朝太宗初有梵僧法賢法天
施護三人自西域來太宗初受佛記遂建譯經
院募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學得江南李王之

怨以淨惠悟盡能通天竺文字真宗即位陳
經官常以五百餘卷多准淨所翻經院置潤
同編修出文公談苑

唐僧道數

唐初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千五
百六十八女冠八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
七十八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千五百

國初僧道數

國初西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人削
平諸國其數弭廣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二
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九人天禧末僧道三十九
萬七千六百六十九人出事實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不得再興開寶中令僧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不得再興開寶中令僧
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

度一人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四千人已安
萬數天子驚駭曰夫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
得不重困故方此制出曾子固集

壽聖於紹興末僧數
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中問賀允中僧道之數
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出
中興聖政

五代漢李欽明為司勳負外郎上言古語云
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飢寒者矣聖化
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食二升十萬人
日費二千石以繫月其數可知每十萬正
中須絹五匹綿五兩不蠶實數大倫臣謂
綿五千兩此輩不耕不蠶實數大倫臣謂
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經曰聖人在
上國無幸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出分紀

壽聖於紹興二年因王大寶乞放仁度
牒上曰建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

人主壽延洪國祚佛自東漢永平八年中國
五帝三王之時人在哉如高齊蕭梁奉佛時無益
此時佛法安在哉如高齊蕭梁奉佛時無益
人主但當念天心仁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

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集農夫十
口之食而常居千僧亦泰乎不耕者燕居而
玉食所在好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籍沒

窮土木之除蕩可忌耶然會昌之詔其說以
有廣名其人火其書廬三世於諸境無所分
宮殿充蒲十方書廬三世於諸境無所分
別彼又安能廬吾廬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

千世無藏一微塵中彼又安能吾人黃庭聖曰
我無藏一微塵中彼又安能吾人黃庭聖曰
此上無人者如來藏中之說客菩薩藏中之游

此上無人者如來藏中之說客菩薩藏中之游
此上無人者如來藏中之說客菩薩藏中之游
此上無人者如來藏中之說客菩薩藏中之游

俠耶出開元修造記

後魏太后七年始復諸州縣沙門毀佛像至文
帝興安元年始復佛道並令還俗至靜帝大像二
年台復像沙門道士唐武宗會昌三年大毀佛
寺今復像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始復佛
出學林尼為民至宣宗太中元年始復佛寺

釋語

自白馬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
心法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想好苦怖
感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觀福羅於苦
成之證業消冤陰助教化不及曲為調柔其方
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出劉禹錫記
道樞

今法王真子為世界主佛世淨勝同轉道樞
何憂魔事耶出山谷集無有可捨是達本
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不生因心起見無可
取法則常如若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
為非無為者其曹溪乎出文粹不盡漏度有
識性無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物畢呈而
然得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
膠固循環復於生死亡之中心風濤火輪迷妄
不息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
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
者不為習氣生一幻蘊之所謂累也出文粹
德干為烹佛爐鞴煨十地鉗錐倒用降魔之
印龍於大將軍於底又吼孔子湖狗口裏刺得
亦須草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

會通經

地出南昌集佛薪盡于乾竺而像東行是
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是身應供故隨意如
降生法蘭以錫來而華滅後後五百歲而摩
騰空法蘭以錫來而華滅後後五百歲而摩
歲而達摩以法來而華滅後後五百歲而摩
劉禹錫曹溪碑沙界塵劫駭迷走妄浩乎
若汨諸巨海而無垠悵乎若囚諸暗室而無
曉四蛇六賊攻其內熱熾焦茅寓其質而舉
世猶切切然以強其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攘螳
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
馳曾不知形壽有限出文粹悲佛之心以空
化執智化也以地獄所化愚劫化也故中以緣業化
妄術化也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
聞其說利而幸矣出文粹救溺以手救火以水
其於生人亦幸矣出文粹救溺以手救火以水
正法眼藏諸祖之所親傳大韞毘路門衆生之
所祈向出介甫請長老疏指拍當面

熱瞞擊竹捲簾遭人冷笑見成公案不勞更
商量本分作家便斬新拈出出云云未
出這般窠臼如借水獻花雖云自明要教佛祖
點頭便使雲煙改色同勢智於無量壽國贊
彼道師接善才於小白華山示諸知識豈止
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豈能以多
身百身千百億身作大佛事拔沉淪於五濁
業海息轉待於迷網有苦輪竭通身口意之妄源
裂貪嗔癡之迷網有感而遂通身口意之妄源
水靜而善應若若谷響以隨聲出並夏玉
人深潭惠海秀出禪林握靈蛇珠出獅子窟
揭至明鏡具眼者一見必自知闢大施門有分
者入期可取拈一辦香已落處門向分
路正是其時無邊之福常聞最上之緣寶
藏幡文能起無邊之福常聞最上之緣寶
薦椿齡於重慶潮梵騰音化啓第蒲塞於祇園

弘治歲在... 卷之... 會通... 第... 之... 真乘

玉偈演音集大千之妙利
三千大千世界某師具
寶劍吹成無孔笛牽出
臂色舒金無孔笛牽出
談於界觀潮音杳達於
疏負井觀海弘深慈雲
茂開真筌佛性遍周於
經運轉於世途有求遂
悟夙智於本來播貝毫
普覺無心為宗非一毫
徒萬法之強名淨行無
一鳴有聲皆聳神珠四
有數方嘆於壑舟法會
不思議智力大解脫現
甘澤慈悲應物不倦於
難於膏澤居則枯木止
疾風震雷驚動萬物不
少林開第一之花破竈
見本有之性大吹布

衲之毛傍家行脚刻法
寶花坐上共知不可覆
新似千爐之焰得翠巖
水鳥樹也須腦門着地
德基堅固如不動妙高
深功德之海萬歲乃至
河出九疇山呼萬歲乃
軍下為動植之春上協
隻正眼遍十方無門平
難解琵琶瑟必資妙手
麟出以琵琶瑟必資妙
弗則宗如淨月輪六祖
用則千里無道人况六
酒肆即雷音出枯木寒
記真閱是道場枯木寒
衲僧鼻孔臨濟一唱響
如壁立孔臨濟一唱響

潮殷地花雨翳空各標覺苑天之法供道諸佛
之真筌知洞禪源深究言詮大離聰明無為入之
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門取證法雲
在門真無法本無法歸誠住不露之門取證法雲
由地不二之法當證無法從無住起名亦故不空
之明鏡當臺豈分靜躁孤雲出岫寧系去
留地不通澄澤而自證法除翠苑以數延諷金
負六通不求而自證法除翠苑以數延諷金
文踐之滿義真延六和之淨供演大號之真詮
不踐之滿義真延六和之淨供演大號之真詮
饒舌馬地真延六和之淨供演大號之真詮
昔曾遊過九重城汝鈍根師何會夢見六代子
因出云云其具淨外音同水老子舉花
青原斧子陽倒百丈淨瓶黃面老子舉花
已遍信息碧眼胡兒含笑大願其鋒開曉
選佛之場乞與安心之法願其鋒開曉

色雲千段吹起秋江笛一閑帶水拖泥白日只
娉人滿艇空載月明歸等閑帶水拖泥白日只
陪人事過世尊不說一字達麼端坐九年
無心得法有耳斷聞人牛俱亡文采頓盡出
李新

性塵俱辭了云無一念之留日月屢遷奄屆三
年之遠念其人同登上緣早慧善利長往道
遙之切不迷流轉之津諸佛光明同沾惠念
若萬及千難量福奄卒於哀號覺路難迷世諦
禮佛有制孝思奄卒於哀號覺路難迷世諦
不 forget 於勝薦如萬緣漏盡不涉劫塵之增減
因一性湛如萬緣漏盡不涉劫塵之增減
未遊法界之清精瓜瓞有初簡在夫人如
德風枝不靜寔惟先君之恩二親之夫人如
白駒之過隙百身以報如一日共設妙因偶
周極之恩末思甚痛適當諱日共設妙因偶

承不_二之_音咸超頓覺之路書墨未乾德
音猶在不謂禍成山岳痛割肺肝陳法供於
祇園演金文於貝葉最初一念不昧本來
出山谷

詩

道人孰_疑虎頭瞭然電轉開雙眸枯木已
死寒巖秋空中霹靂推四牛瘦_靠欄干搭
梵襟綠綺塔_畫雨花深鏘然更有金書偈
抵許龍神_靜吟出林通洪師_{抖擻}蔬笋
氣白畫_穴我夫子墻_梁魚齋鼓了無破坐禪
不廢談文章_謝無逸_來好事_今能_否老_去新
封書_寄與_淡屏_溪舊_來好_事今_能否_老去_新
詩_誰與_傳碁_局隨_秋澗_水袈_裟憶_上泛_光
舡_聞君_話我_為官_在頭_白昏_昏只_醉眼_出老
杜_字不_踐公_華來_薰知_見香_三衣_關僧_案
五_字法_章郎_出善_權未_於蓮_社添_宗心_無染_優
錫_羅花_體自_香未_於蓮_社添_宗心_無染_優
亭_識道_林出_謝無_逸未_於蓮_社添_宗心_無染_優

上楞嚴已不看出東坡_蠶足_相從_南極_邊
真機不落野狐涎出盧襄_劫風_火起_燒真
宅苦海波生蕩破舡出_白居易_諸官_禪伯
唐齊已淮甸詩_豪宋_惠崇_出善_權諸_官禪_伯
不染水與心俱閑_金繩_開覺_路實_筏渡_迷
川出太白_百千_萬劫_障四_十九_年非_出白
居易_笠重_吳天_雪鞋_香楚_地花_捲衲_城
鍾斷_搗筇_岳雨_寒出_錢淮_演坐_石雲_生被_城
天泉月入_鑑出_惠崇_紅錦_重三_事紫_羅輕_出
燈船出李洞_一道_紅錦_重三_事紫_羅輕_出
裴說

錦繡萬花谷卷之二十九終

卷之三

海在名水卷

三

字

